

楔 子

大楼的门发出一声闷响关上了。巴黎落着霏霏细雨。四月还有几丝凉意。西蒙娜·德·波伏瓦裹紧米色的风衣，迈着碎步沿舍勒谢街朝拉斯帕耶大街^①走下去。一阵风卷起灰尘和花粉，在瓦万^②的十字街口袭向她，七十七年前，她就是在这里的那个家族公寓里出生的，那套房就在圆亭咖啡馆^③楼上。走上马路，她放慢了步子，看了看表。赴他的约会可不能迟到，从童年起，准时始终是她的一件心事，哪怕迟到一点点都会令她陷入焦虑。

她还有足够的时间兜一圈。她转向埃德加·基内大街^④顺着蒙帕那斯墓地的围墙走，从主入口走进了这片无声之地。右边便是她的伴侣朴实无华的墓地。

风大起来，驱散着云雾。塞纳河左岸的上空露出一角青天。路人在小径上闲庭漫步，园丁和工人忙着干活，没人在意她的到来。站在这块在她心里如此珍贵的墓地前，她并不是惟一的赴约

① 巴黎市中心的一条繁华大道。

② 巴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

③ 巴黎市中心一家著名的咖啡馆。

④ 巴黎市中心的一条大街，沿着蒙帕那斯墓地，这里连同上注的几个地名都是巴黎的文人们极爱光顾的地方。

者：一些日本人一书在手，正在给自己拍照，离他们不远，一帮年轻人在聊天。这些探访者没有一个认出她。她悄悄地走近他们，在墓碑前安置的一张不大的长椅上坐下，没有感觉到阵雨已开始掉点了。

自 1980 年 4 月 15 日萨特离开人世，留她独自与忧伤为伴，逝水流年已过去了五年。墓碑上刻着作家的名字，在那排黑色字母的下方，留了一块空白。也许哪一天，那上面将刻上她的名字，与伴她度过五十一年人生的那个男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从今往后，只有她可以接过他的话说下去，他们无休止的对话已转为独白。她想对他说话的欲望很强，但她宁愿等一会儿，任由这些探访者来为她排解，倾听着他们的议论。一位年轻女子认出了她。交头接耳声四起，人群退去，留下她去回忆。

她终于独自和他在一起了。一缕阳光轻抚着她的脸庞，这时她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有过美好的人生。”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

她一只手小心地撑住长椅的边缘，站起身，迈着柔弱无力的步子离去。穹顶饭店^①的午餐正等着她呢。

蒙帕那斯大街的一家著名饭店，文人骚客都喜在此聚餐。

第一章

相遇

这个世纪对自身的痛苦是健忘的，即使在当时它以为难以忍受。1905 年，法国受到一次严重危机的震撼，国家因此而留下深深的印迹。从 1879 年非宗教的共和党人掌权之日起，教会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便在这个刚刚从德雷福斯事件的冲突中恢复平静的社会松懈下来。教会从这场斗争中败出。拿破仑宗教协定^①曾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多数人的宗教”。一条新的法律废止了这项法令，而只是保证信徒们集会、言论和选举堂区主管的自由。这是一份代价很高的自由。将国家和教会结合在一起的传统联系因为同样的理由被堂而皇之地打破了。教会将一路失去它至此为止一直享有的象征性的及有形的优势和影响。

在受此创痛的法兰西，天主教徒发起了抵抗，事件层出不穷。在布列塔尼，信徒们拿起了枪；在巴斯克地区，他们把熊拴在教堂门口^②。一些堂区教民夜里在钟楼设岗。国家将怎样战胜这次危机？人们是不是正在亲身经历教会的崩溃？

^① 指 1801 年教皇庇护七世和法国第一执政拿破仑达成的有关双方关系的协定。

^② 引自《法国当代宗教史》第二卷第 359 页 阿德里安·当塞特著 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1948 年出版。——原注

1905 年 6 月 21 日就在争斗最激烈的时刻让·保罗·萨特来到人世。他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曾梦想远游四方。他考取海军军官学校成了海军军官。旅行娶安娜·玛丽·施魏策尔为妻，让她生下惟一的一个儿子。随后，他从那些遥远国度染上的高烧、病痛使他日益衰弱，他凄凄惨惨地度过三十二岁生日，经过长时间的弥留，在年轻妻子的怀抱里咽了气。正如他儿子在日后所写，他“英年早逝，倒颇有品味”。

萨特并不痛苦。在自传里，他没有留露出任何迹象显出一个孤儿可能会有的忧伤。恰恰相反，他是这样表达单独和母亲在一起的快乐的：

“让-巴蒂斯特的去世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它让我母亲又戴上枷锁，而把自由给了我。”^①

这位作家提到父亲永远只是直呼其名“让-巴蒂斯特”。小让-保罗很快就把这个给了他生命的外人遗忘了，而转向一个更亲近的父亲形象，一个蓄着大胡子、照他的说法长得像维克多·雨果的男人。他的外祖父夏尔·施魏策尔。

老人出身于阿尔萨斯省一个新教家庭，这个家庭因为他的兄弟、让-保罗的叔公而闻名。作家日后提到这位叔公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说阿尔贝·施魏策尔医生“末了宁愿到非洲地区去医治生病的土著人”。阿尔贝·施魏策尔在加蓬创建了兰巴雷内^②医院。施魏策尔牧师还在他救了众多生命的外科诊所旁边，让人建了一座麻风病医院。1952 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比他侄孙萨特获得另一个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早了十二年。

引自让·保罗·萨特所著《词语》第 11 页 加利马出版社 1964 年出版。——原注

② 加蓬地名。

在当时，这种声名并没有什么令年幼的“普卢”^①激动的。他成了外祖父的“宝贝”美丽的母亲安娜-玛丽的安慰。他以微笑和令成年人惊异的狡黠而灵活的小脑瓜成了全家的主宰。

萨特出生后三年，1908年1月9日，西蒙娜·德·波伏瓦于凌晨四时降生在一间带有白色家具的卧室里，这间屋子正对着拉斯帕耶大街，当时法国刚刚从那场政教分离的争论中恢复平静。波伏瓦家就住在拉斯帕耶大街和蒙帕那斯大街拐角上的圆亭咖啡馆楼上。巴黎的这个十字街口在当时是都市艺术家和演员们的聚会地。

父亲出神地看了看孩子，真失望！他们是那么想要一个男孩。这却是个女孩，从她那褐色的头发和湛蓝的眼睛看，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法庭律师乔治·德·波伏瓦是勃艮第人，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在一件呈送拿破仑一世的塞夫勒手工瓷器上，有过他的一位祖先、迪盖克兰^②的战友贝特朗·德·波伏瓦的肖像。大革命期间有一位波伏瓦家族的人上了断头台。自那以后，正如西蒙娜自己说的，家族中再也没有这种“贵族时髦人物”了。

尽管出身贵族和资产阶级，乔治·德·波伏瓦却没有财产。他运用自己的魅力和幽默，迷住了弗朗索瓦丝·汪戴尔。他在她的出生地凡尔登与她相遇。无拘无束、性格快乐的他在未来岳父母的客厅里发现了一群默不作声的年轻姑娘，她们靠墙一个挨一个坐着，因为没有舞伴而在一旁观看。年轻人带着一丝讥讽打量着她们：

萨特的小名。

^② 一位效力于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布列塔尼军人，死于1379年。

“小姐们 你们总是这样围成一圈？”^①

自这个不合习俗的开端之后 乔治·德·波伏瓦开始追求年轻的弗朗索瓦丝。他善于用甜蜜的话语迎合和打动她。这是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据说梦想过投身戏剧和表演。和他在一起，西蒙娜的母亲初次领略了爱抚和床第之乐，尝到了夫妻间的默契，可这是一位生活永远都无法让其完全平静下来的丈夫。

乔治和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 还有外祖母及女仆路易丝 在西蒙娜周围组成了一个热情的小天地。这个灵敏、早熟的孩子每一次发怒、每一次探索，都在家里引发了没完没了的议论。叔伯舅舅、表兄堂弟都交头接耳地重复着她说的话，她猜得出那是赞赏的话语。欢声笑语、上流社会的晚餐、为这种晚餐从柜里拿出的细布巾子、漂亮餐具和烛台以及女人雅致的裙袍，是这个世界呈现给她的最初景象。似乎没有任何不幸能侵害到她。

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没有摧毁家庭，也没有使社会崩溃。

1910 年是无忧无虑的时光，尽管阿尔萨斯和洛林省还生活在德国的控制之下，尽管无数谈话都以此为题。萨特五岁了，西蒙娜两岁，他们已经以早慧支配着他们身边的人。

从幼年起，他们俩显露出的第一个嗜好，便是阅读。不过要数让-保罗表达得最好：

“我在书籍丛中开始我的人生 大概也将在其中结束。”^②

这个被家里人昵称为“普卢”的孩子，很早便开始将钢笔蘸在“紫墨水”里 陶醉在纸张和吸墨纸的气味中 开始在本子上编故事

引自《回忆》第 14 页 埃莱娜·德·波伏瓦著 塞吉耶书店 1987 年出版。——原注

② 引自让-保罗·萨特著《词语》第 29 页。——原注

了。他写得比他的呼吸还快，感觉自己日趋伟大。至少他这样相信他的外貌很快便不放过他，给他讲述另外的故事，那些故事可是残酷得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他的可怕竞争者，战争夺走了家人对他的关注。他不再是小神童了。从今往后，那些战争孤儿需要得到同样的重视。小萨特实施起了报复，他的武器将是他一生的武器：阅读和写作，战争初期他曾住在阿尔卡雄 随后去了巴黎 陷入成堆成叠的有关野牛比尔^②和尼克·卡特^③的书中，一心一意要忘却战争。在那里他与母亲一起经历了他所描述的生命中最幸福的几年。妈妈与他形影不离，俩人组成了一对，这是他一生那一系列奇异结合中的第一对：“她把我唤作她的殷勤骑士 她的小男人 我对她无所不说。”^④

小男人还不知道，这个称谓将一直追随他，直到他生命的尽头。^⑤

西蒙娜也以自己的方式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她机敏的头脑使她在贵族家庭礼貌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有权过一种小男孩的生活。她这样是不是正应合了父亲那隐秘的心愿？他这么渴望一个男性继承人，却不随己愿地得了两个女儿。然而，她却不是与父亲而是与妹妹组成了一对儿，这个妹妹一生都将是她的保护对象。

指萨特童年时生角膜翳，渐渐变成了斜眼

本 名 科 迪 ·W.F.(1846—1917)，著名的美国西部牛仔，怀俄明州的科迪城就建立在他以前的大牧场上，为完成堪萨斯太平洋铁路工人肉食的合同，他在八个月中杀了将近 5000 头野牛 由此得外号“野牛比尔”。

纽约的一位侦探。根据萨特《词语》中所写，这是一位“伟大的侦探”。野牛比尔和尼克·卡特是少年萨特崇拜的英雄。

引自让-保罗·萨特著《词语》第 181 页。——原注

⑤ 萨特因身材矮小，成人乃至成名后，一直被人呼作小男人。

“人们不知道作一个妹妹有多不容易。”埃莱娜·德·波伏瓦时常这么说。

埃莱娜，绰号普佩特，是她的玩伴和第一个学生。与幼年失父的独生子萨特不同，萨特以一种排他的爱依恋着母亲，并且沉浸在孤独儿童的幻想中，西蒙娜却很早便尝到了另一种形式的默契所带来的快乐教学。

游戏是让普佩特发现世界的机会。她们玩“方托马斯”，而这种时候她们的父母则在迪沃勒莱班^①的娱乐场打发晚上的时光。1913年，五岁的西蒙娜和妹妹蜷缩在拉斯帕耶大街那套房间的暖气边，她向妹妹揭示生命的宝藏之一：她教她读书。她对于教学和传授的嗜好便起自这个时候。

1912年，妇女们上街游行要求选举权。英国妇女争取参政的运动蔓延到欧洲好几个国家。西蒙娜还太小，在一个素来不讨论时事的生活环境里，她不可能关心此事。震撼法兰西的政治斗争影响不到她。在法国，一直要等到1944年4月21日设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全国解放委员会才通过一项法令，给予妇女投票权和被选资格。这项法令使妇女于1945年4月29日第一次参加市政选举。法国因此而成为欧洲倒数第二个承认妇女这项权利的国家，而其他国家早就给予了她们这个权利。

1913年10月，西蒙娜五岁半，她的父母决定送她进雅各布街的一家私人学校。德西尔私立学校名字念起来会让人害羞，西蒙娜和同伴一起学会了不发“é”这个音^②，可不能吓着这些大家小姐。学校的创办人阿德琳·德西尔小姐的塑像从它高高的底座上

法国大西洋边的一个海滨度假地。

② 德西尔原文为 *désir* 有欲望之意。

神情严肃地守护着她的学生，阻止任何蔑视学校那不容置疑的德行操守的行为。

当时 圣日尔曼德普莱^② 住着一些天主教家庭，这些人家星期天便在圣绪尔比斯教堂^③ 相聚。再过去一点，在奥德翁附近，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花园遮蔽着几家修道院。在这个依旧深深扎根于基督教传统的法国，宗教仍然是一桩重要的事。对于这个日后将揭露教会是压迫工具的小女孩，教理课对于当时的她真是一桩快事。“宗教故事对我来说比佩罗^① 的童话还要有趣，因为它讲述的奇迹真的降临了。”

从此，世界不再局限于和普佩特在一起。学校开阔了她的眼界 她有了其他孩子、老师、一只书包和课本。从一开始 西蒙娜便觉得自己高于别的小女孩，因为她已经识字和算数了。她的同伴们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她妹妹好多少，她们艰难地啃着那些字母，只有她毫无困难地读出来了。她对学习的爱好从一开始便显现出来。她热心地投入到学业中。她的成绩马上就名列前茅，父母、祖父母又一次齐声赞扬这个令人惊异的孩子那不同寻常的资质。

做完作业后 她便与普佩特玩 打开地图册 讲个没完没了 指给妹妹看那些让她们梦想的遥远国度。她们一起用手指划着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疆界，那时，它一直延伸到刚果河两岸，那里住着名字怪异的土著人，人们正试着开化他们。

1915年，当埃莱娜也进德西尔私人学校时，她已识字并且会算数了。这也是父亲被征招入伍的那一年。他因心脏有杂音逃过

① 引自西蒙娜·德·波伏瓦著《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录》第 32 页，加利马出版社 1958 年出版。——原注

② 位于巴黎拉丁区的一条大街，因为聚集着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而闻名于世。

③ 巴黎拉丁区一座很有名的教堂。

法国作家(1628—1703)，最著名的作品为童话 其中包括《睡美人》、《小红帽》。

了 1914 年的总动员。一年以后，德国人紧逼马恩河^①，战局令人担忧。从那时起，所有健康男性全部入伍。必须替换第一批战役的伤亡人员。身体孱弱的乔治·德·波伏瓦被分配到驻扎在米伊森林的朱可夫团^②。西蒙娜和埃莱娜去看望父亲。他好神气，留着漂亮的胡须，他把两个女儿搂在怀里，两姐妹这时却只顾欣赏他的灯笼裤和伊斯兰小圆帽。

西蒙娜和埃莱娜没有因这场战争吃什么苦。依照父亲的愿望，她们过着规矩女孩的生活。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尽全力给她们温存和体贴。她们吃的是黑面包，黄油也找不到，糖是配给的，但女孩们不缺少关爱。

1916 年，乔治·德·波伏瓦心脏病发作。这个意外救了他的命，因为他的团就要在凡尔登大量阵亡。在庫洛米耶的医院里，他终于可以投身他酷爱的戏剧。他演喜剧，并试图把妻子也拉进去，但徒劳无功。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挣不脱她那个阶层窒息人的枷锁，走上舞台抛头露面。失望的乔治·德·波伏瓦一心只想着参加部队剧团。多亏了他和这带给他活力的嗜好，两个规矩的女孩才享受到在法兰西剧院和夏特莱剧院^③的上佳座位。

坐在威严的外祖父的书房里，萨特早在大字不识一个的年岁，便出神地望着这些一排排放在巨大书柜上的长方形的物品——书。很小便习惯于成为众人赞赏中心的他，也轮到了被这些无声、硬直、芬芳的宝物深深吸引，这些东西大人们拿起来、打开然后便静静地看。他生命之神圣的意义就在他眼前，码放在那神秘的书

① 法国中部的一条河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4 年和 1918 年两次重大战役发生于此。

② 法国轻步兵，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 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③ 这两个剧院是巴黎最有名的剧院，前者上演古典戏剧，后者上演现代戏剧。

架上。

一天，小普卢问外祖父这些皮制的奇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老人的微笑消失了，严肃的时刻到了。夏尔·施魏策尔把外孙抱在膝上，用他动人的低音，讲述起人类和其作家们的历史。萨特第一次听人说出荷马、福楼拜、巴尔扎克、拉伯雷、维克多·雨果以及二十世纪初惟一两位他的外祖父对之不持批评眼光的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库特利纳^①。当他回忆这次不同寻常的谈话时，他特别强调他当时感到这图书室多么像自己的家，即使那时他还没有觉察到这件事的影响。

他很快便怨起母亲，她不停地要把他从这些覆满灰尘、年久失形的东西中拉出来，而这些东西是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等到大人们撞见他高高地爬到一张折叠式铁床上，吃力地一字字读着儒勒·凡尔纳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因为书中的画令他惊奇，他们终于决定教他认字了。他很快便识了字，靠读埃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暗暗提高识字水平。

就这样，小普卢从好奇过度到喜欢。世界终于向他打开大门。他觉得自己在长大，只须翻动书页。他意识到自己独一无二，并为此而高兴，他感到自己与这些书中人物很接近，他和他们一起去经历那些不同寻常的冒险。母亲和外祖母担心起来，因为孩子变得过于严肃了。但根本无法与外祖父谈这个问题。于是，她们用了顺从的女人们都会用的摆脱困境的办法，耍了个花招，让他偶然在一家书报亭里发现了连环画。小萨特抵挡不住诱惑，投入到这种新的阅读中，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就这样他成了一个不定形的、虚拟的英雄。他在日后解释道：意识到这些连环画不登大

乔治·库特利纳(1858—1929) 法国作家 剧作家。

雅之堂“我对外祖父只字不提”^①。当老先生发现了这些诡计花招，差点气得喘不过气来两个女人为自己辩护，最终获胜。让-保罗便可继续无拘无束地埋首于一册册出版的“美国最伟大的侦探”尼克·卡特的连环画，以及由米歇尔·泽瓦科讲述的帕尔达扬骑士的历险故事。伴随着这些英雄，他发现了异域他乡，挫败了各种各样的诡计圈套并且学会了另一种阅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的触及并不比波伏瓦家的两位小姐大多少。1914年，他九岁，西蒙娜六岁。他日后描述这几个死亡和鲜血的年头是他童年最幸福的岁月。安娜·玛丽只为他而活，因而年轻的“骑士”要什么有什么。

在任何一个家庭里，女人们总是竭力灌输孩子们对宗教的兴趣，而男人们则有将他们带离宗教的倾向。西蒙娜一开始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小女孩^②。在德西尔私立学校里，她虔诚地背诵着祈祷文，玩伴们也都是同她一样虔诚的女孩。一群循规蹈矩、安守本分的女孩。但这并不阻碍西蒙娜默默地观察大人们与上帝的复杂关系就像让-保罗在他那边做的一样。外祖父施魏策尔毫无顾忌地对在他看来过分虔诚的行为加以嘲讽。富有诱惑力的乔治·德·波伏瓦也常常讥讽妻子的信仰，他认为那都是迷信，戏剧表演要比弥撒宣道更吸引他。争吵、哭泣、惊叫、咒骂和摔门 家庭内部男女之间这种公开的分歧将促使他们日后宁可要一种宗教：自由。

在萨特八岁那年，童年的幸福戛然而止。过错出自外祖父之手。夏尔·施魏策尔厌烦了看着外孙长长的髻发垂到肩上，觉得这太过分了。安娜·玛丽是不是以这种方式无意识地表现没能有一

① 引自让·保罗·萨特的《词语》第60页。——原注

② 引自西蒙娜·德·波伏瓦著《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录》第85页。——原注

个女儿的遗憾？依外祖父的看法，是时候了，他该有个男孩的样子了。因此他带着普卢背着两个女人进了理发店。当剪子响起来，并且做完了活的时候，伤害已经造成。不幸降临在这个家庭的身上。剪去的鬚发掩饰了一个相貌丑陋的男孩，他眼睛斜得很厉害，人们由此而突然发现他长得有多么丑。

叙述自己丑陋的相貌被暴露出来是《词语》一书中最令人心碎的一段。他的鬚发已不再为他遮蔽世人的目光，带着那有麻点的皮肤、变形的眼睛和被显露出来的痘疤，可怜的普卢简直是个丑小鸭。从这一天起，他的生命已不同以往。极强的理解力使得他意识到自己新的处境，以及出现在他人目光中的那种突然的变化。

“外祖父自己也好象目瞪口呆，人家交给给他的是个小宝贝，而他还回来却是个癞蛤蟆^①。”

萨特有一天会从这段插曲中恢复过来吗？他的丑将一直追随他，直到他生命最浪漫的时刻。

当让-保罗在巴黎埋首书丛度过童年，西蒙娜却在利穆赞地区梅里亚克的家族别墅里领略着大自然。这种差异将终身伴随他们。萨特从不进行任何体育活动，任由西蒙娜沉醉在骑自行车和步行的快乐中。阅读不能满足她活跃的天性。她要去发现世界，走遍世界，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体会世界。她很小便学会去体验野外生活的快乐和乡村的美景，日后她写道：“我想，那些树木、石头、天空、色彩、景物的低语，大概永远都会打动我。”^②

从偏远的利穆赞所看到的这场战争，使她对不幸只有一点非常理论化的感受。它触及到的只是成人世界。回到巴黎，悲剧才

① 引自让·保罗·萨特著《词语》第85页。——原注

引自西蒙娜·德·波伏瓦著《事物的力量》加利马 Folio 1963年出版，卷一，第313页。——原注

追扑上来，但只是隐隐的，远没有达到萨特被剪去头发那样的强度。为什么父亲老是不在家，丢下母亲面容凄切、双目低垂、坐在那里缝纫？为什么他对长女也难得一笑？父亲给这个家留下的空落和招来滚滚泪水的远离意味着什么？在 1918 年 西蒙娜还没有到能理解乔治·德·波伏瓦的年龄，这个男人已筋疲力尽。他不再从事律师的职业，而是在剧院登台演出。战前，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曾是一个被宠爱的幸福女人。根据女儿的回忆，她那体贴的丈夫似乎带着她领略了爱抚和肉体的欲望。这对她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极其罕见的。战后，他对她失去了兴趣，这就更使她陷入酸楚而无法安慰的境地。对女儿，她变得很冷漠。西蒙娜为此而痛苦，但对父母来讲 她始终是家里非常出色、很有出息的“假小子”并继续在大人们中间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在小女儿身上实施报复。她给予西蒙娜的东西，却拒绝给埃莱娜。由于弗朗索瓦丝·德·波伏瓦更讨厌自己的妹妹，妹妹曾是家里人的最爱，她便把往日的忌恨转到二女儿身上。埃莱娜的童年很受压抑 她不能选择朋友 念书的权利也受到限制。

“两个女儿中 我才真正是规规矩矩的女孩。”埃莱娜·德·波伏瓦往往这么讲。

面对妹妹所受的刁难和不公正对待，西蒙娜迅速作出反应。她非但没有去利用自己的优越处境，而是感到自己与埃莱娜是一条战线的，她和她一起玩，把自己知道的都教给她。她已不仅是个姐姐，而是成了埃莱娜的第二个母亲。这是西蒙娜为自由和人的尊严而与不公正作斗争的第一次经历。反叛的她，从中记取了很多。这个打抱不平的角色将终身影响她。

与此同时，萨特则在家里的所有房间里舞剑弄刀，他杀坏人，拯救美丽的公爵夫人。这个时候他妈妈正弹着钢琴。在卢森堡公

园，孩子们玩着官兵捉盗贼和野牛比尔与印第安人的游戏。可是在这儿，那个在家里随时准备刺穿世间所有叛徒和骗子的勇敢骑士，却判若两人。他背靠在树上，孤零零地退缩在后面，看着他同龄的男孩们玩。他们看都不屑看他一眼。他遭到现实原则的迎头痛击。

他的丑还伴随着其他不幸：在意识到自己长得不好之后，萨特还发现自己比其他长得高大漂亮的孩子矮小孱弱。还是在《词语》中，他讲述了母亲的不安。她无力安慰儿子那极度的孤独，便建议与那些孩子的母亲谈谈。让-保罗拒绝了。他过于自尊，过于抑郁。他注定将丑陋、矮小和孤独。

那天 他躬着背 垂着眼睛 与安娜-玛丽从卢森堡公园回来。她拉住他的手，安慰他，试着让他安下心。没有成功。他又怎么能听从一个带给他如此命运的人的话呢？在他六岁开始的时候，未来便预示着痛苦。

而西蒙娜经历的却只有幸福和满足。她一直是全家的“小宝贝”。她所经历的那么一点痛苦和残酷，也是通过观察妹妹的遭遇而间接体尝到的。正是这样，从幼年起，她便不再有任何受人保护的需要。相反，是她去保护别人，是她去救助弱者、反抗命运的不公正。

在无意间引起了那场戏剧性变化之后，萨特的外祖父晓得如何给外孙一个生存的理由 他做得如此尽力如此巧妙 以致《词语》的作者 在自传中将整个第二部分都用来写他了。那年夏天，夏尔·施魏策尔开始用诗给外孙写信。普卢出于好玩也以同样的调子回复他，并乐此不疲。他母亲、外祖母和佣人路易丝高声朗读他的诗。很快，他便觉察出，由于他那早熟的写作天赋，他在身边的大人们眼里，具有了一种新的重要性。他发现了想像场景和对话所

带来的快乐。他获赠一个本子，便在上面黑鸦鸦写满了他生硬的字体。他再也不孤独了。从连环画中获得灵感而想像出的人物层出不穷地冒出来。为了报复无情的自然，萨特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他再也不会停下来。

他在一开始便已经担当起安娜·玛丽生活中男人的角色。现在他又扮演起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角色：

“我时不时地停下笔，装出犹豫不决的样子，紧锁双眉，目光迷蒙，以此来感觉自己是一个作家。”^①

这个游戏越来越令人兴奋。他这个孤独的孩子终于对这如此不公正的世界进行了报复。本子一本本堆起来，他写得很快。于是，他动作自信而突兀地把自己最初的浪漫作品一扔了之。

母亲领着欣赏者们来看她的神童儿子伏案工作，当着这些人，他便扮起小大人，全神贯注于写作，而无法分心他顾。在家里，女人们是他无条件的欣赏者。透过这个孩子，一个充满奥秘、传奇和惊喜的未来正等着她们。对于这个年轻寡妇，这是多么大的报偿！她刚刚在施魏策尔家族的拥簇下度过三十二岁生日，但身边除了自己的小男孩并没有别的倾慕者。母亲的喜悦令普卢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那排列成行的词语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丑陋。只有激起他此番爱好的外祖父显得有些疑虑。女人们兴奋得有些过快。她们又怎么能对于他的作家才能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呢？说到底，他还只是个孩子。最好是等等看。妇人的看法不算数。再说能写的女人少之又少。写作是男人的职业。阿纳托尔·法朗士、罗歇·马丁·杜加尔不久就将得到最高荣誉。女作家里只有安娜·德·诺瓦耶^②引

让·保罗·萨特的《词语》第118页。——原注

^② 法国女诗人，公爵夫人（1876—1933）。

起了人们的赞赏。而科莱特则依然以她的系列小说《克洛迪娜》和在歌舞剧场的暴露演出而激起反感。

然而，一天晚上 年轻的萨特还是明白了 老人终于投降 接受了他的志向：

“……他宣布要与我进行男人对男人的谈话，妇人们退下，他把我抱在膝盖上，严肃地与我交谈起来。我将写作，这是肯定的……但必须清醒的面对现实 文学糊不了口。”^①

孩子乖乖地听着。在外祖父面前他丝毫不感到惧怕。他隐隐约约地明白，此刻一个遥远的未来正显现在眼前，尽管他还看不真切。显而易见，这个未来就是教书，这是所有职业中最高贵的，而且有空闲时间写作。外祖父还提到了那所造就法国最著名作家的学校。从这天起，位于乌尔姆街、毗邻先贤祠、法兰西学院和索邦大学的高等师范学校进入了小普卢的梦想之中。从这时起，他本能地便已晓得自己的一生将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度过。而当时的巴黎正为收复阿尔萨斯而处在战争状态。

就这样，普卢以自己的方式望着孚日山蓝色的山峰：他要像吕邦普雷^②那样去征服巴黎，为家人和阿尔萨斯争光。他和西蒙娜都在一种憎恨“德国佬”的感情中被教养成人 对当时占领施魏策尔家族祖先们的土地的德国人都有同样的复仇情绪。1914年，对德宣战几个月后，他写了一整本土兵贝林的故事，贝林劫持了德

① 让·保罗·萨特的《词语》第129页。——原注

② 1871年战败的法国与德国签定了法兰克福条约，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了德国，法德边界便退到了孚日山脉。当时法国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费里有一句话“眼睛盯着孚日山蓝色的山峰”，成了法国爱国者经常引用的话。

③ 巴尔扎克小说《幻灭》中的人物 从外省到巴黎的年轻野心家吕西安·德·吕邦普雷